

美国拉美移民专题

拉美裔在美国的政治参与：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视角

姬 虹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后，美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拉美裔成为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群体，并开始在美国政坛显示自己的政治实力，但拉美裔是否已经摆脱了政治上“沉睡中的巨人”状况，还存在争议。本文以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析目前拉美裔人口的状况与特点，指出随着拉美裔人口剧增，他们手中的选票变得越来越重要，拉美裔成为两党的争夺对象。但拉美裔人口红利并没有完全转化为政治力量，其原因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通过探讨拉美裔人口的新变化，本文认为拉美裔自身的复杂性，如民族来源繁多、阶层分化显著、政治诉求不一、居住分散等，使得拉美裔很难形成一致的群体利益，这极大地影响了其政治力量的发挥。此外，近年来美国政治生态恶化，两党争斗不断，政治极化加深，两党在选举程序上的博弈等问题进一步拖累了拉美裔政治参与的步伐，使之成为无辜的政治受害者。从美国拉美裔政治参与的角度，可以看出人口变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美国 人口结构 拉美裔 人口红利 政治参与

作者简介：姬虹，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C924.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1) 06-0021-21

每逢大选年，美国主要媒体都会出现诸如“拉美裔的投票能决定谁将赢得宾夕法尼亚州”“拉美裔改变了亚利桑那州”^① 此类主题文章，这些文章意指拉美裔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对美国大选起着关键作用。然而，这究竟是政客们的鼓噪宣传还是拉美裔的现实状况？本文试图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就拉美裔的政治参与作出研判，以期从拉美裔这个视角对美国少数族裔的参政状况和前景做出研究。

一 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与拉美裔现状

2021年4月以来美国陆续公布了2020年人口普查的初步数据，根据现有数据，可以大致看到美国人口变迁的轮廓：人口总趋势增长放缓，2010—2020年美国人口增长了7.4%，是自1790年有统计以来美国历史上人口第二低的增速；从地域看，人口增长主要分布在美国西部和南部，数据显示，当前西部和南部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62%；白人人口持续下降，10年间减少了500万人，当前白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7.8%^②；白人依然是美国人口的主力，但少数族裔和多种族人口10年间大幅增长，多元化是目前人口的重要特征。

2020年美国拉美裔人口是6210万，10年间增长幅度为23%。自2001年起，拉美裔/西班牙语裔（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或后代）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美国人口普查局从1970年起开始在人口普查表中询问受访者是否为拉美裔或西班牙语裔（简称西裔），当时的调查比较简略，只是询问受访者是否来自下列这些国家或有这些国家的血统，如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③。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94—311号公法》，要求收集和分析“美国有西班牙语国家出身和血统的群体”的数据。1977年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将“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中南美洲和其他任何有西班牙语国家文化背景和血统的人”确立为西班牙语族裔群体，西裔可以是

^① Daniel Marans, “Latino Turnout Could Decide Who Wins Pennsylvania”, in *HuffPost*, October 26, 2020; Jose A. Del Real, “Latinos Transformed Arizona. Do Campaigns See them?”, in *Washington Post*, July 29, 2020.

^② U. S. Census Bureau, “Racial and Ethnic D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 Census and 2020 Census”, August 12, 2021.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visualizations/interactive>. [2021-08-15]

^③ U. S. Census Bureau, “1970 Census Questionnaire”, July 2008. https://www.census.gov/history/pdf/1970_questionnaire.pdf. [2021-07-14]

任何种族。^① 1997年该办公室又对种族分类做了调整，除了重新定义美国种族的五大分类（白人、黑人、亚裔、夏威夷土著或其他太平洋岛民、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还规定拉美裔（latino）与西裔（Hispanic）作为族裔概念同时使用。^② 从1980年人口普查起，受访者在回答“是否为拉美裔或有西班牙语国家血统？”时，如果回答“是”的话，接着要回答具体是来自哪个国家的族裔群体（有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阿根廷、哥伦比亚、尼加拉瓜、萨尔瓦多、西班牙等选项）。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文件中，更多使用的是“西裔”，而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更倾向“拉美裔”和“西裔”二者可以相互替代。但也有学者认为，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西裔强调来自拉丁美洲且语言是西班牙语的群体，其中包括西班牙人，但不包括巴西裔（其语言是葡萄牙语）。拉美裔指的是来自拉丁美洲（包括巴西，但不包括西班牙）的移民，不论所操何种语言。^③ 拉美裔/西裔不仅是一种称谓，更是一种认同。出于表述的方便，本文使用“拉美裔”这个称谓，意指来自拉丁美洲各国的移民及其后裔。

通过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可以对目前美国拉美裔状况有比较直观的认识。

首先，2010—2020年间美国拉美裔人口大幅增长，拉美裔足迹从传统落脚地西部和西南部逐步延伸到中西部。

表1 2000—2020年美国拉美裔人口变化 （单位：万人）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2000—2010年拉美裔人口增量	2010—2020年拉美裔人口增量
3530.5818	5047.7594	6208.0044	1517.1776	1160.2450

资料来源：U. S. Census Bureau, “The Hispanic Population: 2010”, May 2011.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2011/dec/c2010br-04.html>; U. S. Census Bureau, “Race and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 Census and 2020 Census”, August 12, 2021.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visualizations/interactive.\[2021-08-15\]](https://www.census.gov/library/visualizations/interactive.[2021-08-15])

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得克萨斯州10年间增加了400万人口，其中200万是拉美裔，佛罗里达州270万新增人口中有54%是拉美裔，北卡罗

^① “Race and Ethnic Standards for Federal Statistics and Administrative Reporting”, May 1977. <https://wonder.cdc.gov/wonder/help/populations/bridged-race/Directive15.html>. [2021-07-14]

^② “Revisions to the Standard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Federal Data on Race and Ethnicity”, October 1997.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omb/fedreg_1997standards. [2021-07-14]

^③ Pew Research Center, “Who Is Hispanic?”, September 15,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9/15/who-is-hispanic/>. [2021-05-12]

莱纳州 90.4 万新增人口中有 35% 是拉美裔。可以说，如果没有拉美裔，很多州不可能取得人口增长。表 2 列出了 2020 年拉美裔人口比重最高的 10 个州和拉美裔人口数量最多的 10 个州。

表 2 2020 年拉美裔人口比重最高的 10 个州和拉美裔人口数量最多的 10 个州

序号	州	拉美裔人口比重 (%)	序号	州	拉美裔人口数量 (万人)
1	新墨西哥	47.7	1	加利福尼亚	1580
2	加利福尼亚	39.4	2	得克萨斯	1144
3	得克萨斯	39.3	3	佛罗里达	570
4	亚利桑那	30.7	4	纽约	395
5	内华达	28.7	5	伊利诺伊	234
6	佛罗里达	26.5	6	亚利桑那	219
7	科罗拉多	21.9	7	新泽西	200
8	新泽西	21.6	8	科罗拉多	126
9	纽约	19.5	9	佐治亚	112
10	伊利诺伊	18.2	10	北卡罗来纳	112

资料来源: U. S. Census Bureau, “Race and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 Census and 2020 Census”, August 12, 2021.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visualizations/interactive>. [2021-08-15]

拉美裔人口比重最高和人数最多的各州基本上还是原来拉美裔的传统落脚点，但也有向全国扩散的趋势。如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以往鲜有拉美裔足迹，2010—2020 年期间北达科他州拉美裔增长率是 148.1%，南达科他州是 75.1%，位列美国各州拉美裔人口增长率首位和第二位，这主要归于当地能源企业和建筑业的发展。

其次，尽管美国拉美裔人口有显著增长，但速度放缓。1990—2000 年拉美裔人口增长 1300 万人，2000—2010 年增长了 1500 万人，2010—2020 年则增长了 1160 万人。根据此前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1990—1995 年拉美裔人口增长率是 4.5%，1995—2000 年增长 4.8%，2000—2005 年增长 3.8%，2005—2010 年增长 3.4%，2010—2015 年增长 2.1%，2015—2019 年增速是近年来最低的，仅为 1.9%。^① 在很多拉美裔聚集的州，其人口增长速度是全国最低的。表 3 显示的是 2010—2020 年拉美裔人口增长率最低的 10 个州。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U. S. Hispanic Population Surpassed 60 Million in 2019, but Growth has Slowed”, July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7/07>. [2021-07-12]

表3 2010—2020年拉美裔人口增长率最低的10个州 (单位:%)

序号	州	拉美裔人口增长率	序号	州	拉美裔人口增长率
1	新墨西哥	6.0	6	亚利桑那	15.7
2	加利福尼亚	11.2	7	怀俄明	17.5
3	夏威夷	15.0	8	得克萨斯	20.9
4	伊利诺伊	15.3	9	科罗拉多	21.6
5	纽约	15.5	10	内华达	24.3

资料来源: U. S. Census Bureau, “Race and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 Census and 2020 Census”, August 12, 2021.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visualizations/interactive>. [2021-08-15]

美国拉美裔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主要是拉美裔妇女生育率下降。美国研究家庭问题的学者莱曼·斯通认为, 2008年每位拉美裔母亲平均有2.8个孩子, 2009年以后生育率逐年下降, 到2019年时平均只有2个孩子, 全美国少生了270万个孩子。^① 拉美裔妇女生育率下降之快, 甚至超过白人和黑人妇女。^② 生育率降低主要与拉美裔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抚养孩子成本增加、本土出生的拉美裔妇女生育观变化相关联。与此同时, 拉美裔移民妇女生育率也在降低, 2000—2017年期间出生地为外国的拉美裔妇女的生育率下降了25%。^③ 在加利福尼亚州, 拉美裔是最大的族裔群体, 由于其人口增长率不高(11.2%), 连累了加州整体人口数量下滑, 导致2020年加州有史以来第一次减少了众议员席位。

再次, 美国拉美裔呈年轻化趋势。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美国人口结构在加速老龄化, 18岁及以下人口占比在下降, 1960年18岁及以下人口占比35.8%, 2010年是24%, 2020年进一步降至22.1%。^④ 同时, 白人人群中18岁及以下人口的比重已经跌破50%, 少数族裔年轻人占了多数, 其中25.7%是拉美裔。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结果显示, 全美人口的中位数年龄

^① Lyman Stone, “5.8 Million Fewer Babies; America’s Lost Decade in Fertility”, February 2021. <https://www.aei.org/articles/5-8-million-fewer-babies-americas-lost-decade-in-fertility/>. [2021-07-21]

^② Marta Alvira-Hammond, “Hispanic Women Are Helping Drive the Recent Decline in the U. S. Fertility Rate”, March 2019. <https://www.hispanicresearch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9/08/Hispanic-fertility-trends-1989-20171.pdf>. [2021-07-19]

^③ Pew Research Center, “Hispanic Women no Longer Account for the Majority of Immigrant Births in the U. S.”, August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8/08/>. [2021-08-19]

^④ U. S. Census Bureau, “Adult and Under the Age of 18 Populations; 2020 Census”, August 12, 2021.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visualizations/interactive>. [2021-08-15]

是38岁，白人是44岁，而拉美裔只有30岁。^①

最后，美国拉美裔人口构成也在变化，移民步伐放缓。一提起拉美裔，马上让人联想到其移民身份，而实际上，在拉美裔中本土出生的人口比重已经超过半数，2016年达到65.9%，2020年为66.7%^②，母国（或祖籍国）出生的移民占拉美裔人口的比重降至1/3左右。2017年拉美裔中人数最多的是墨西哥裔，占比62%，其后按从多到少依次为波多黎各裔、萨尔瓦多裔、古巴裔、多米尼加裔、危地马拉裔、哥伦比亚裔、洪都拉斯裔、厄瓜多尔裔、秘鲁裔、尼加拉瓜裔、委内瑞拉裔、阿根廷裔和巴拿马裔。尽管墨西哥裔人数最多，但占比在减少，增长速度放缓。中美洲移民势头强劲，委内瑞拉裔增长率在2010—2017年达到76%，同期多米尼加裔和危地马拉裔分别有37%和30%的增长。^③自2010年起，每年抵达美国的亚裔新移民超过拉美裔，印度取代墨西哥成为第一大移民来源国，预计2055年亚裔将超过拉美裔成为美国最大移民群体。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是美国收紧移民政策，加紧管控边境线，使得非法移民数量逐渐减少：2007年时非法移民人数达到顶峰，为1220万人，之后有所下降，2017年为1050万人。同时，非法移民的构成也有所变化，2007年墨西哥裔非法移民是690万人，占非法移民总量的一半以上，2017年降为490万人，占比是47%。这种变化与2009—2014年墨西哥裔移民回流有关，在这个时段前往美国移民的墨西哥人有70万，但同时从美国返回母国墨西哥的人数达到100万。^④2008年金融危机是导致墨西哥裔回流的直接原因。

2020年人口普查是在普查时间缩短、疫情发生且特朗普总统坚持在问卷中添加关于公民身份的提问（虽然联邦最高法院介入但没有成功）等情况下进行的。在人口数据公布后，拉美裔民权组织质疑人口普查数据的准确性，认为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三州的拉美裔人口数量被低估，没有到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Most Common Age among Whites in U. S. Is 58—More than Double that of 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 July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7/30>. [2021-07-19]

^② "Forecast of the Native and Foreign-born Hispanic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16 to 2060", February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983512>. [2021-08-15]

^③ Pew Research Center, "Key Facts about U. S. Hispanics and their Diverse Heritage", September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9/16/key-facts-about-u-s-hispanics/>. [2021-08-19]

^④ Pew Research Center, "Key Facts about the Changing U. S. Unauthorized Immigrant Population", April 13,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4/13>. [2021-08-19]; Pew Research Center, "Before COVID-19, More Mexicans Came to the U. S. than Left for Mexico for the First Time in Years", July 9,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7/09>. [2021-08-19]

达预期的人口水平。美国人口普查不仅是简单地清点人数，更是涉及联邦经费的分配以及国会众议员席位的变化，尤其后者更是关键之所在。

二 美国拉美裔依然是“沉睡中的巨人”

以往美国拉美裔一直被称为“沉睡中的巨人”，含义是拉美裔人口众多，但参政热情不高，政治参与感弱，所以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忽视。1978年10月16日美国《时代》杂志刊登封面文章，认为20世纪80年代将是“拉美裔的10年”，预言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个“沉睡中的巨人”将被唤醒，进而影响美国的政治进程。时至今日，这个“巨人”是否已被唤醒，还存在争议，但拉美裔人口红利并没有转化为政治实力却是事实。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关注拉美裔的选举政治，参加投票是政治参与的一个方面，也是影响最大的方面，此外政治参与还包括竞选公职、为选举捐款、游说、充当志愿者、参加集会等。^①

（一）相对于其他族裔群体，拉美裔选民的登记率和投票率偏低。

2020年美国大选中，拉美裔占合格选民人数的13%，投票选民人数的11%，201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9%。^②2020年全国选民登记率是73%，拉美裔是61%，白人是77%，黑人是69%。^③2008年拉美裔投票率是50%，2012年是48%，2016年是48%，2020年是54%。拉美裔投票率尽管有所提高，但相对于白人和黑人而言还是处于低位：白人投票率2008年是66%，2012年是64%，2016年是65%，2020年是71%；黑人投票率2008年是65%，2012年是67%，2016年是60%，2020年是63%。^④

在以往研究拉美裔选民登记率和投票率低的原因时，学者们常常归结为语言不通进而影响投票。但现在拉美裔群体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2019年5

① F. Chris Garcia and Gabriel R. Sanchez, *Hispanics and the U. S. Political System: Moving into the Mainstrea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142.

② U. S. Census Bureau, “Despite Pandemic Challenges, 2020 Election Had Largest Increase in Voting betwee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n Record”, April 2021.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stories/2021/04/record-high-turnout-in-2020-general-election.html>. [2021-07-09]

③ U. S. Census Bureau, “Voting and Registration in the Election of November 2020”, April 2021. <https://www.census.gov/data/tables/time-series/demo/voting-and-registration/p20-585.html>. [2021-10-28]

④ U. S. Census Bureau, “Despite Pandemic Challenges, 2020 Election Had Largest Increase in Voting betwee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n Record”, April 2021.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stories/2021/04/record-high-turnout-in-2020-general-election.html>. [2021-07-09]

岁以上的拉美裔中有 72% 的人英语流利，在家只讲西班牙语的人口比重逐年下降。^① 也有人将拉美裔投票率低归咎于低龄化，即该族裔人口中低于 18 岁的人比重偏高，以及未归化的移民比重高。实际上，目前拉美裔中本土出生的人口比重达 80%，18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70% 以上，其中本土出生者占 55% 以上。^② 根据拉美裔学者赫拉尔多·卡达瓦（Geraldo Cadava）的推测，从 2020 年起，美国每 30 秒中就有一位拉美裔合格选民产生。^③

有学者认为，拉美裔的社会经济状况极大影响了其投票行为，包括教育、收入、就业等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较容易参与政治活动，如投票。^④ 社会经济状态确实是影响选民投票的重要因素，这不仅仅表现在拉美裔群体中，而是表现在所有选民之中。在 2020 年大选中，持有高中毕业文凭的选民登记率是 64%，持学士学位以上的选民登记率则高达 81%。^⑤

（二）在各级政府中，拉美裔的参政比重偏低，与人口比重不相称。

《得克萨斯论坛报》（*The Texas Tribune*）每隔两年对州议会两院议员的种族构成、性别和年龄进行一次跟踪调查，结果发现，不管本州人口构成如何变化，州议员的种族构成是不变的，所以每次调查结果的标题都是一致的——“白人男性控制着州议会”。2021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拉美裔在得克萨斯州的人口比重是 39.3%，白人人口比重是 39.7%；同时在 180 名州议员中，拉美裔有 46 名，白人有 110 名。如果按人口比重来分配，拉美裔州议员应该是 72 名，白人应该是 74 名。^⑥ 拉美裔是加州第一大族裔群体，人数已经超过白人，但 2018 年州议会中拉美裔议员只占 24%。2020 年年底，加州州长克里斯托

① “Key Facts about the U. S. Latino Population to Kick off Hispanic Heritage Month”, September 2021. <https://www.npr.org/2021/09/15/1037358346>. [2021-09-25]

② Pew Research Center, “Facts on Latinos in the U. S.”, September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hispanic/fact-sheet/latinos-in-the-u-s-fact-sheet/>. [2021-09-01]

③ “What Pundits Get Wrong about the Latino Vote”, October 2020. <https://www.npr.org/sections/codeswitch/2020/10/30/929575586>. [2021-06-26]

④ Esteban Andres Tadeo, “Latin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2012. <https://scholarworks.calstate.edu/downloads/pn89d7199?locale=enh>. [2021-07-09]; Robert A. Jackson, “Differential Influences on Latino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Behavior*, Vol. 25, No. 4, 2003, pp. 339-366.

⑤ U. S. Census Bureau, “Reported Voting and Registration by Age, Sex,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November 2020. <https://www.census.gov/data/tables/time-series/demo/voting-and-registration/p20-585.html>. [2021-07-17]

⑥ “In 2021, White Men Are Still Overrepresented in the Texas Legislature”, in *The Texas Tribune*, January 11, 2021.

弗·纽瑟姆 (Gavin Christopher Newsom) 任命州务卿亚历克斯·帕迪拉 (Alex Padilla) 代替已经成为副总统的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出任联邦参议员，使之成为加州历史上第一位拉美裔联邦参议员。纽约州的拉美裔人口占 19%，但州议员中只有 9 名拉美裔议员，占比仅为 9%。

2020 年《今日美国报》刊登文章《拉美裔仅占地方和联邦民选官员的 1%：这是个大问题》，该文揭示拉美裔人口剧增，但其在联邦和地方民选官员中的比重不到 1.2%。根据“全美拉美裔民选官员和任命官员联合会” (NALEO) 2019 年的数据 (见表 4)，可以看出拉美裔官员不仅人数少，而且级别低，联邦和州层面只有 389 人，其余都是县和市层面的官员。

表 4 美国拉美裔公职人员分布情况 (单位：人)

	男性	女性	共计
联邦参议员	3	1	4
联邦众议员	26	12	38
州政府官员	11	6	17
州参议员	45	40	85
州众议员	141	104	245
县政府官员	292	225	517
市政府官员	1509	749	2258
执法官员	565	317	882
教育委员会官员	1422	1113	2535
特别区官员	186	65	251
小计	4200	2632	6832
总计	6832		

资料来源：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tino Elected and Appointed Officials, “2019 National Directory of Latino Elected Officials”, 2019. <https://naleo.org/wp-content/uploads/2019/12.> [2021-05-05]

此外，人口变动并未带来联邦众议员席位的变化，尽管拉美裔是美国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但他们并没有由此获得政治上的好处。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得克萨斯州增加了 4 个国会众议员席位，该州 10 年间人口增量的 65% 来源于拉美裔，但由于共和党在国会选区划分上的“技术操作”，拉美裔没能增加众议员人数。^①

^① “Gains in Congress Elude Texas Latinos despite Population Boom, New Districts”, in *Washington Post*, May 30, 2012.

从以上情况看，拉美裔应该还是处于“沉睡中的巨人”状态：一方面，拉美裔的政治参与度仍然比较低；另一方面，就全美国而言，拉美裔的投票作用仅体现在局部而非全国，只是在两党竞争激烈的“战场州”作用凸显。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在佐治亚州以不到0.3个百分点险胜特朗普，这是佐治亚州近30年来第一次支持民主党候选人，除了黑人的大力支持外，拜登还获得了75%拉美裔的支持。在亚利桑那州，拜登仅以0.3个百分点领先特朗普，拉美裔的支持（63%）是关键因素，该州马里科帕县75%的拉美裔支持拜登，皮马县这一数据为80%、尤马县是74%。就全国而言，由于拉美裔有聚族而居的情况，造成选民过度集中，与白人相比投票率仍然比较低，拉美裔还不能被称为“集团投票”（voting bloc）。所谓“集团投票”必须是某一选民群体在投票时保持高度一致，相似度达到90%以上，如黑人。^① 拉美裔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摇摆，票源分散，目前来讲拉美裔处于扩张选民、积蓄力量的状态，还不是美国媒体所宣扬的“沉睡的巨人醒了”的状况。^② 因此，不能夸大拉美裔的政治影响力。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拉美裔政治参与度低？学者们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更多关注拉美裔政治参与的状况和影响，如任坤强调拉美裔对美国选举政治带来的深刻影响。^③ 何晓跃对“西裔特朗普选民”做了较为深刻的研究，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西裔特朗普选民，是经济因素、移民改革、社会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④ 国内学者对拉美裔政治参与率低的内在原因关注比较少。

美国学者从美国人口结构以及拉美裔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动员、拉美裔在政府的代表性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涉及族性、党派、利益组织、投票行为和拉美裔的意识形态等问题。有学者认为，随着拉美裔的同化并逐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形成了泛族性，这种泛族性是基于相似的文化、

① F. Chris Garcia and Gabriel R. Sanchez, *Hispanics and the U. S. Political System: Moving into the Mainstrea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134.

② “Trump Awakening the ‘Sleeping Giant’ of Latino Voter Engagement in Arizona”, in *HuffPost*, March 6, 2020; “The Latino Vote: The ‘Sleeping Giant’ Awakens”, in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2020.

③ 任坤：《美国拉美裔族群在选举政治中的参与状况》，载《国际研究参考》，2020年第9期，第11-16页。

④ 何晓跃：《“西裔特朗普选民”与美国2020年大选》，载《国际展望》，2019年第6期，第130-149页。

宗教和语言等因素。^① 泛族性逐渐替代原国籍成为影响拉美裔政治行为的主要因素。^② 但也有学者认为，原国籍因素仍严重影响着拉美裔的政治选择，如墨西哥裔、古巴裔和波多黎各裔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政治差异。^③ 在党派因素上，有学者认为，拉美裔在政治上不是铁板一块，也没有太强的党派意识，尽管大多数的拉美裔归属于民主党，但也可能跨党派投票。^④ 另有学者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偏好和拉美裔身份认同使得拉美裔倒向民主党，强烈的党派倾向推动其政治活动。^⑤ 在探讨拉美裔的党派认同来源问题时，有学者认为是泛族性影响了拉美裔的党派认同，而不是意识形态、宗教、议题因素^⑥，特定环境下候选人的族性对拉美裔选民的选择发挥作用。^⑦ 上述研究涉及面广，很多研究是跨学科成果，但不足之处在于，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采用3次与拉美裔相关的数据调查，即1988年“全国拉美裔移民调查”（NLIS）、1990年“全国拉美裔政治调查”（LNPS）和2006年“全国拉美裔调查”（LNS），没有涉及最新的拉美裔社会政治状态。然而，目前无论是拉美裔本身还是美国政治生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到拉美裔的政治参与，尤其是2020年大选。

三 影响拉美裔政治参与的因素

如前所述，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美国人口特征的变化使得拉美裔自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拉美裔的投票取向。尽管特朗普任内对拉美裔移民持敌视的态度，其政策无不彰显种族主义色彩，从修筑美

① Rodolfo O. de la Garza and Alan Yang, *Americanizing Latino Politics, Latinoizing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② M. Jones-Correa and D. Leal, “Becoming ‘Hispanic’: Secondary Panethnic Identification among Latin-American-Origin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8, No. 2, 1996, pp. 214–254.

③ Rodolfo O. de la Garza et al., *Latino Voices: Mexican, Puerto Rican and Cuban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1992.

④ Jason P. Casellas, “Latino Representation in the U. S. Congress: To What Extent Are Latinos Substantively Represented?”, 2005. http://webdoc.sub.gwdg.de/ebook/p/2005/american_congress/congress.wustl.edu/casellas.pdf. [2021-07-02]

⑤ Leonie Huddy et al., “Political Identity Convergence: On Being Latino, Becoming a Democrat, and Getting Active”, i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 No. 3, 2016, pp. 205–228.

⑥ Angel Saavedra Cisneros, *Latino Identit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Why Are Latinos not Republican?*, New York: Palgrave, 2017.

⑦ Sara Sadhwani and Matthew Mendez, “Candidate Ethnicity and Latino Voting in Co-Partisan Elections”, in *Californi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Policy*, Vol. 10, No. 2, 2018, pp. 1–17.

墨边境墙到对非法移民“零容忍”政策，造成了大批拉美裔非法移民骨肉分离，但是特朗普的政策并没有引发2020年大选拉美裔投票率的反弹，“西裔特朗普选民”队伍反而扩大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出口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获得了32%拉美裔的支持，与2016年（28%）相比，来自拉美裔的支持率有所上升。特朗普这种反常规而得利的做法，从根源上看，是拉美裔自身状况所决定的，也是造成拉美裔很难团结一致形成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原因所在。

首先，拉美裔更加看重经济议题，这与移民人口比重下降、本土出生人口比重上升有直接关系。2020年大选中，位于得克萨斯南部的边境县查巴塔引起全国关注，该县人口14179人，拉美裔占比是95%，主要是墨西哥裔，特朗普获得了当地52%拉美裔的支持，而2016年他的支持率还只有32%，2012年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所获拉美裔的支持率是43%。当地的墨西哥裔已经在此地居住了数代，和新移民有着很大不同。他们不关心政府的移民政策，虽然对滞留边境的中美洲非法移民怀有同情，但视其为“外来者”，认为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文化相似性，他们注重经济议题，关心的是自身的就业和经济状况。^①

查巴塔县墨西哥裔是本土出生拉美裔的一个缩影，反映出他们与普通美国人一样关注经济和自身就业，移民问题已经不再是其关注的首选，这是2020年西裔特朗普选民继续扩大的内在原因。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拉美裔的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2016年拉美裔中位数年收入是4.69万美元，低于白人（6.32万美元），但高于黑人（3.86万美元）；47%的拉美裔拥有大学学历，而1999年这个数字仅为32%。^②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9年美国的贫困率是10.5%，为1959年以来最低，拉美裔贫困率是15.7%（2018年是17.6%）；在失业率方面，2019年9月全美国失业率是3.5%，拉美裔是3.9%，略高于全国水平，也是近年来较低的水平。特朗普上台后曾出台“拉美裔繁荣倡议”，对从事工商业、服务业的拉美裔提供扶持政策。这些计划是否得到实实在在的推进，还有待研究，但经济形势的好转使得一部分拉美裔获益，他们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阶层差异加剧了美国本土出生的拉美裔和

^① “In Texas, an Emerging Problem for Democrats on the Border”, i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2020.

^② “This Group Is Getting ahead in America”, June 22, 2018. <https://money.cnn.com/2018/06/22/news/economy/hispanic-social-mobility/index.html>. [2021-07-24]

作为移民的拉美裔之间对社会议题的不同看法，如移民政策改革。皮尤研究中心在问及“是否担心亲人或朋友被遣返”，56%的本土出生拉美裔受访者表示“不太介意”，而持同样态度的母国出生拉美裔是32%。^①移民先来者和后到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造成他们对总统候选人持不同态度。

其次，不同的拉美裔群体政治立场完全不同。2021年9月中旬以来，得克萨斯州南部边境小城德里奥出现海地难民危机，数万名海地难民跨过格兰德河，聚集在德里奥，试图从此地进入美国。美国政府出动飞机，把滞留在德里奥的海地难民强行遣返回国，同时出动边境巡逻队用暴力把难民从德里奥驱赶回墨西哥边境一侧。此起难民危机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然而在美国，除了海地难民特使因不满拜登政府驱赶政策而辞职外，国内社会反应平平，只有黑人民权团体出来为海地难民打抱不平^②，而在同为拉美裔的同胞中却鲜有支持，原因何在？正如有学者所言，美国拉美裔移民是个非常复杂的群体，他们的阶级观、种族观、政治信仰不同，祖籍国政治差异也很大，这些因素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团结，此外，拉美社会的等级观念随着移民也被带入了美国社会。^③海地难民的黑色皮肤以及海地独特的文化特征，使得其他拉美裔族群与他们拉开距离。

海地难民危机也反映出拉美裔内部的差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可以对拉美裔中各亚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了解：拉美裔中人口最多的是墨西哥裔，占拉美裔总人口的60%左右；高中学历以上人口比重最高的是古巴裔（57%）；洪都拉斯裔贫困率最高（26%），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也最低，仅为4.1万美元，阿根廷裔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最高，为6.8万美元。^④拉美裔居住模式是聚族而居，墨西哥裔多集中在西部和西南部，古巴裔主要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其中迈阿密—戴德县就聚集了古巴裔人口的48%，多米尼加裔和波多黎各裔则落脚于纽约市。不同的拉美族裔群体意识形态各不相同，波多黎各裔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古巴裔和委内瑞拉裔支持共和党，希望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Views of Immigration Policy”, October 2018. <https://www.pewresearch.org/hispanic/2010/10/28/iv-views-of-immigration-policy/>. [2021-01-24]

^② “Black Leaders Call on President Biden to Grant Immediate Relief to Haitian Immigrants”, September 21, 2021. <https://www.latinorebels.com/2021/09/21/blackleadersbidenhaitianimmigrants/>. [2021-09-23]

^③ Angelica Maria Leon Velez, “Latino Subgroup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Other Latinos’ Electoral Behavior”, 2017. <http://scholarcommons.usf.edu/etd/6723>. [2021-07-08]

^④ “Key Facts about U.S. Hispanics and their Diverse Heritage”, September 16,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9/16/key-facts-about-u-s-hispanics/>. [2021-07-15]

借助美国的力量推翻祖籍国的政权。近年来委内瑞拉裔人数增长很快，佛罗里达州聚集了20万委内瑞拉移民，其中一部分人是马杜罗就任总统后出逃美国的，这些人支持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政策，拥护特朗普支持的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希望能在委内瑞拉实施“吉隆滩入侵事件”2.0版，驱除马杜罗总统。同时，委内瑞拉国内政治深深影响了委内瑞拉裔的政治取向。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认为，支持拜登就是支持马杜罗、认同查韦斯的政治理念，呼吁委内瑞拉裔支持特朗普，“加拉加斯的较量重塑了南佛罗里达拉美裔政治”。特朗普在大选中给拜登和民主党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此举点中了委内瑞拉裔的命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恐惧使得委内瑞拉裔在2020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①不同的政治取向，使得拉美裔很难出现一致的投票行为。

最后，泛族性并没有给拉美裔带来更大意义上的团结一致。如前所述，西裔（拉美裔）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美国联邦统计体系将其作为对众多拉美移民及其后代的正式分类，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Hispanic”这一称谓并非来自拉美移民自身，而是完全的“美国制造”。对于拉美裔而言，他们是否接受了这个称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集团意识和泛族性，进而推进政治参与呢？

在学者看来，再也没有比拉美裔更加多元化的族群了。他们来自拉美加勒比地区3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每个亚群体也有着不同的移民经历和在美国不同的境遇。^②他们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还有相似之处吗？回答是肯定的。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都经历过被排斥、隔离、歧视和不公正对待，他们还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③，这是拉美裔泛族性意识存在的根据，是“具有同质性各亚群体之间团结一致的基础”^④。

^① “Dangerous Territory’ for Democrats as Republicans Seize Venezuela Moment in Miami”, i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0, 2019.

^② F. Chris Garcia and Gabriel R. Sanchez, *Hispanics and the U. S. Political System: Moving into the Mainstrea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306.

^③ M. Jones-Correa and D. Leal, “Becoming ‘Hispanic’: Secondary Panethnic Identification among Latin-American-Origin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8, No. 2, 1996, pp. 214 - 254.

^④ Tae Eun Min, “The Impact of Panethnicity on Asian American and Latin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thnicities*, Vol. 14, Issue 5, 2014, pp. 698 - 721.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468796813520308>. [2021 - 07 - 08]

泛族性存在的基础即共同的文化背景，对于拉美裔来讲是存在的。在美国少数族裔群体中，拉美裔是唯一说同一种语言的族群。有45%的拉美裔认为西班牙语对认同至关重要。^①此外，宗教因素也具有重要影响。根据2020年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的调查数据，50%的拉美裔是天主教徒，10%是基督教福音派，14%是其他新教教派。^②语言和宗教在团结拉美裔方面的作用是存在的，但阶层和地域的差异使得拉美裔很难形成统一战线，“生活在纽约市的波多黎各裔和生活在墨西哥州农村的墨西哥裔可能在语言和宗教上保持一致，也有着受压迫的共同经历，但他们可以合作的领域实在太小了”^③。

至于拉美裔对泛族性的看法，一位拉美裔人士在被问及是否会用“Latinx”描述自己时，她的回答是不会，认为这个词把不同的人“拼装”在一起，她情愿用“拉丁美洲”来形容他们的族性。^④这种言论有一定的代表性。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对拉美裔的族性与认同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形容自己的族性方面，47%的受访者倾向于用祖籍国来定义自己的族性或表达认同，如墨西哥裔、古巴裔或多米尼加裔等，39%的受访者表示会用“Hispanic”或“Latino”来表达认同，14%的受访者则采用“美国人”；对于母国出生的拉美裔，有56%的受访者表示会用祖籍国来定义自己的族性或表达认同，40%的受访者对“Hispanic”或“Latino”表示认同，4%的受访者则采用“美国人”的身份。族裔认同随代际而变化，第二代拉美裔中仅有39%的受访者会用祖籍国来定义自己的族性或表达认同，39%的受访者对“Hispanic”或“Latino”表示认同，22%的受访者则采用“美国人”的身份，更加认同自己是“美国人”；而第三代及以上拉美裔中认同“美国人”身份的比重达33%。^⑤

虽然拉美裔不太接受泛族性的称谓，但并不代表泛族性在拉美裔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不起作用。有学者认为，拉美裔作为泛称，具有象征意义，在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Ways Hispanics Describe their Identity Vary across Immigrant Generations”, September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9/24>. [2021-08-09]

^② “The 2020 Census of American Religion”, July 2021. <https://www.prii.org/research/2020-census-of-american-religion/>. [2021-09-12]

^③ Pastora San Juan Cafferty and David W. Engstrom (eds.), *Hispan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genda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p. 256.

^④ “Sandra Gutierrez: Why this Latin American Chef Rejects the Term ‘Latinx’”, in *HuffPost*, September 27, 2021.

^⑤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Ways Hispanics Describe their Identity Vary across Immigrant Generations”, September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9/24>. [2021-08-09]

特定环境下会促进拉美裔的政治参与，即为了共同的需求而进行跨越族裔界线的合作。^① 2006年围绕1200万非法移民的去留问题，在美国许多大城市如华盛顿、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地多次爆发游行示威，拉美裔各亚群体不分民族来源、移民身份是否合法，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他们喊出的口号是“今天我们去游行，明天我们去投票”，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之多，史上罕见。

总之，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拉美裔内部有了很大变化，差异性在增大，各亚群体的政治诉求不尽相同。墨西哥裔更加关注经济状况，古巴裔和委内瑞拉裔重视美国对其祖籍国的外交政策。中美洲“北三角”移民的不断涌入，引发了美国国内对非法移民的争论。不同的诉求使得拉美裔很难团结一致，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即在美国社会遭受的种族歧视和处于社会底层的境遇，没有被很好地利用并形成团结；拉美裔这个泛称，除了作为政府统计用语和拉美裔民权组织的激励语言外，在推进拉美裔政治参与，尤其是选举政治中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 政治极化对拉美裔参政的消极影响

如果说拉美裔内部的差异性导致了拉美裔很难团结一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团投票”，那么美国政治，尤其是美国选举制度的变化，对拉美裔的投票行为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美国《1965年选举权法》的颁布从法律上保障了少数族裔的选举权，但在现实中，少数族裔投票越来越难，拉美裔更是如此。

政治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政治极化造成党争不断，两党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用各种手段来抹黑对方，削弱对方的势力，使得选举成为两党决斗的竞技场。包括拉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成为美国国内党争的无辜受害者，无法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通过不公正划分选区（Gerrymandering），人为地操纵选举以达到服务本党利益的目的，但却是以伤害少数族裔权利为代价，这已经成为当前美国国内党争的焦点。如前所述，美国每10年根据各州人口变化重新分配435个国会众议院席位，各州议会或指定的委员会负责

^① M. Jones-Correa and D. Leal, “Becoming ‘Hispanic’: Secondary Panethnic Identification among Latin-American-Origin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8, No. 2, 1996, pp. 214 - 254.

国会和州议会选区的划分。小布什总统的竞选顾问卡尔·罗夫曾经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重划选区，谁就可以控制国会”^①。所谓“不公正划分选区”，是指在划分选区过程中，不遵守应该保持与所代表的人口数量大致相当、与行政界线大致吻合的划分原则，划出奇形怪状的选区，目的只有一个，即“最有效地稀释对手选票”^②，实现本党利益最大化。

2020年大选后，在联邦参议院民主党、共和党势力几乎旗鼓相当，在众议院民主党占微弱优势，共和党希望利用重划选区的机会夺回国会的控制权，奠定此后10年的政治地位。在2020年众议院席位调整中，共和党在获得席位方面占优，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北卡罗来纳州都是共和党控制的红州，其中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州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以得克萨斯州为例，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得克萨斯州增加了2个国会众议员的席位，目前该州36位国会议员中，共和党占据23位。为了保住已有席位并扩大席位数量，按照由共和党控制的州参议院重划选区委员会的初步规划，准备将拉美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由8个减至7个，白人占多数的选区相应由22个增至23个，其他8个选区中没有占多数的族裔群体。此计划遭到拉美裔民权组织的强烈反对，认为10年中得克萨斯州人口增加的一半来自拉美裔，拉美裔人口增加了200万人，在全州人口中占比只比白人少0.4%，出于人口贡献，拉美裔有理由获得更多的席位。^③目前上述方案还是初步设想，后续肯定还会有很大争议。在2010年的重划选区风波中，得克萨斯州相关诉讼持续不断，一直到2017年还有两个选区的划分存在法律争议，这两个选区有着很大比重的拉美裔选民。“拉美裔公民联合会”（LULAC）作为原告，认为选区划分是基于种族因素，使得拉美裔选民不能选出自己的候选人。^④

从理论上讲，不公正划分选区违背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而且是“政客通过操纵选区划分来选择选民，而不是选民来选择他们”^⑤。在选区划

① 张毅：《美国选举制度的缺陷》，载《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5期，第38-60页。

② John Shattuck et al., “War on Voting Rights”, February 2019. <https://carrcenter.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 [2020-12-08]

③ “Booming Latino Populations Are Helping GOP States like Texas Gain New Seats in Congress”, in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021.

④ “2 Texas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Are Unconstitutional, Court Rules”, in *New York Times*, August 15, 2017.

⑤ Danielle Root and Adam Barclay, “Voter Suppression during the 2018 Midterm Elec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Voter Suppression and Other Election Day Problems”, November 2018.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democracy/reports/2018/11/20/461296>. [2019-09-01]

分中，种族因素是相当微妙的，经过长期以来的法律诉讼，目前“基于种族动机”的不公正划分选区是违宪的，禁止出现“依据种族因素划分的选区”。根据《1965年选举权法》第二款的规定，“不得强加或实施任何形式的投票资格或参与投票的前提条件、标准、实践或程序”，来达到“以种族或肤色的原因剥夺美国公民的投票权”的目的。^①如何在选举中平衡种族因素是一个难题，由于少数族裔更多的是投票给民主党，很多情况下种族因素和党派利益联系在一起，很难区分不公正选区划分是基于种族还是基于党派利益。无论如何，结果是一样的，少数族裔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到了影响。

投票门槛的提高，使得少数族裔难以行使宪法权利。近年来美国出现了以防止选民欺诈、维护选举公正为旗号的“选举改革”，如出台严格的选民身份证法，严禁在选民登记和投票过程中故意设置障碍，严禁投票当日登记、缩短投票时间、关闭投票站等，这些做法严重影响了少数族裔，尤其是拉美裔的投票行为。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的权力十分有限，如何实施选举实际是掌握在各州手中，全美50个州各有各的选举规定和投票方式。进入21世纪后，在共和党控制的州陆续推出选民身份证法，投票时须出示严格要求的身份证。目前美国有35个州要求投票时出示身份证明，这种证明一般比较宽泛，驾照、州身份证、退伍军人证、学生证、甚至社保卡（没有照片）、银行证明等都可以，还有些州可以投临时票，3天内再补上身份证明，或者签署身份保证书等，还有10个州要求出示政府发放的“带照片的身份证”。根据相关数据，11%的美国人没有政府发放的“带照片的身份证”。^②由于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再加上汽车的普及，所以这种“带照片的身份证”一般来讲是驾照。2007年的研究显示，加利福尼亚州橙县91%的白人选民有驾照，84%的拉美裔有驾照，2005年威斯康星州白人居民拥有驾照的比重是80%，拉美裔不到50%。^③2016年在得克萨斯州现行法律下，约有60万登记选民因为没有

^① 王希著：《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01页。

^② Danielle Root and Aadam Barclay, “Voter Suppression during the 2018 Midterm Elec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Voter Suppression and Other Election Day Problems”, November 2018.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democracy/reports/2018/11/20/461296>. [2019-09-01]

^③ “Why do Many Minorities Lack ID?”, August 2012. <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12/08>. [2020-12-08]

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件而无法投票，其中以少数族裔、老年人和穷人为主。^① 得克萨斯州对选民所持证件有特殊规定，比如持枪证可以作为身份证明，但大学生的校园卡却不行，这明显是对白人有利，因为持枪者以白人为主，持校园卡的多为拉美裔，其背后的用意明显。得克萨斯州 30 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 41%，而其中大部分（61%）是拉美裔。^② 严格的身份证法对少数族裔的投票产生了影响，有研究显示，2008—2012 年拉美裔投票率因是否需要身份证明而发生变化，需要身份证的选举年份中投票率要比不需要的低 10.3%。^③

2020 年大选是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状况下进行的，更多人会用邮寄选票的方式来行使投票权，少数族裔在选前民调中更加青睐这种方式，特朗普及共和党以邮寄选票容易出现欺诈为由，频频对邮寄投票设限，这在共和党控制的州表现突出。得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Greg Abbott）打着投票缺乏监督、存在欺诈的旗号，在大选前夕下令关闭了很多邮寄选票投递箱，各县只准保存一个。^④ 这种做法对于少数族裔危害极大，如休斯敦所在的哈里斯县是全美第三大县，面积比罗德岛还大，全县 430 万居民中有 240 万选民，其中拉美裔人口占比 43%。该县原有的 12 个投票箱被精简到 1 个后，选民必须长途跋涉到设在休斯敦市中心的邮寄选票投递箱进行投票，非高峰时段开车也需要一小时以上。^⑤

在选举制度层面上为选举设限而不是为选民提供方便的行为，表面上是党争的表现，但最后的受害者是少数族裔。带有歧视性的选举政治对少数族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违背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种族平等原则。选举设限在法律层面挑战了《选举权法》，从源头上遏制少数族裔的投票行为，造成少数族裔投票环境日趋恶化。1965 年 8 月 6 日《1965 年选举权法》由约翰逊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是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最辉煌的成果，从法律上保障了少数族裔的选举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选举权法主要是针对

^① “Getting a Photo ID so You can Vote Is Easy. Unless You’re Poor, Black, Latino or Elderly”, in *Washington Post*, May 23, 2016.

^② “Racist Voter Suppression: Texas Laws Keep Latinos from the Ballot Box, Groups Say”, October 2, 2020. <https://www.nbcnews.com/news/latino>. [2021-07-09]

^③ Zoltan Hajnal et al., “Voter Identification Law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Minority Votes”,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9, No. 2, 2017.

^④ “Texas Republican Governor Orders Counties to Close Multiple Ballot Drop-off Sites”, in *USA Today*, October 2, 2020.

^⑤ “Texas Shutdown of Mail-in Ballot Drop-off Sites Hits Diverse Cities Hardest”, October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oct/03>. [2021-01-08]

美国南方的黑人，解决他们的选举权问题。1975年该法再次延长时限，鉴于有大量拉美裔公民因为语言障碍无法行使公民权，该法规定为拥有少数族裔辖区的选民提供口头和书面的语言帮助，这里的少数族裔特指“语言上的少数族裔”，而且规定了选举法第五款的管辖范围扩大至包括得克萨斯州拉美裔聚集区。^①至此，拉美裔才真正享有了投票权。

《1965年选举权法》出台后，有关少数族裔的选举权问题争议不断。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②2013年6月25日，在“亚拉巴马州谢尔比县诉霍尔德”（Shelby County, Alabama v. Holder）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以5:4判决《1965年选举权法》中用来衡量种族歧视严重程度的第四（b）款业已过时，该条款是将种族歧视严重的区域纳入《1965年选举权法》的监督之下，联邦司法部长和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决定其选民登记所要求的测试和条件是否带有种族歧视的目的和后果；除非得到联邦政府或法院的“事先批准”，属于“所覆盖区域”的州或县不得通过或修改任何与选举相关的法律。^③简而言之，就是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地区实施新的选民资格规定无须征得联邦地区法院和联邦司法部长的同意。谢尔比案的判决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为后来各州一系列选举程序上的改革打开了大门，而且也影响到2020年的选区重划，缺少联邦政府的“事先批准”原则，州层面在压制少数族裔选举权方面越走越远。

2021年7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社论“最高法院背叛了选举权”^④，批评最高法院驳回针对亚利桑那州新投票法的诉讼。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以不到1万票的差距险胜特朗普，拉美裔的支持（63%）成为关键因素。两党在亚利桑那州的斗争白热化，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以歧视少数族裔为由，挑战该州两项选举规则：一是选民必须在指定选区投出自己的选票，禁止计读非本选区选票；二是不得由第三方大规模收集邮寄选票，只能由选民家人、选举官员来代替其处理邮寄选票。这两起官司从地方法院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该诉讼之所以引人瞩目，因为它挑战了《1965年选举权法》第二款的规

^① F. Chris Garcia and Gabriel R. Sanchez, *Hispanics and the U. S. Political System: Moving into the Mainstrea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121.

^②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41页。

^③ 王希著：《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01页。

^④ “The Supreme Court Abandons Voting Rights”, in *New York Times*, July 1, 2021.

定。下级法院就是援引此款，认为亚利桑那州的规则严重伤害了黑人和拉美裔选民的选举权，而联邦最高法院则认为，对投票设限不是出于种族歧视，也没有超出“通常的投票负担”。^①事实上，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两次判决基本上掏空了《1965年选举权法》的核心内容，使得包括拉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的选举权遭受急剧挤压，如果国会不能通过选举权改革法案^②，对于拉美裔而言，选举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劣。

五 结语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人口预测，到2060年拉美裔人口将达到1.11亿，占美国总人口的28%，届时美国将面临无“多数种族群体”的局面。随着这种状况的逼近，与之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呈尖锐化。对于拉美裔而言，随着人口增长，他们的政治诉求会愈加强烈，如何将人口优势转化为政治力量是他们面临的迫切问题，而这个问题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拉美裔是美国多元化社会重要的族裔群体，由于其内部种族与阶层的差异，以及祖籍国的不同和居住地的分散，拉美裔的归属意识不太强烈，很难形成团结，这种状况影响了拉美裔的政治参与，尤其是投票行为。同时，美国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后特朗普时代共和党继续推行白人至上的族裔政策，民主党则大打种族牌，认为拉美裔是其天然的盟友。拜登政府在移民改革上举步维艰，使得拉美裔失望加大。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强，选举沦为党争的工具，选举程序的改变使得拉美裔的投票变得更加困难，也影响了其政治力量的发挥。从长远看，由于拉美裔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和政治影响力日趋加强，拉美裔是两党激烈争夺的对象。拉美裔政治参与的进程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构成的变化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责任编辑 王 帅）

^① “Supreme Court Upholds Arizona Voting Restrictions”, in *New York Times*, July 1, 2021.

^② 目前，旨在扩大公民选举权、让投票更便利的《为人民法案》以及旨在恢复《1965年选举权法》关键条款的《约翰·刘易斯选举法案》在国会陷入僵局，两党按党派画线，坚持各自立场，互不相让，法案推进工作缓慢。